

在不可能夜晚

在不可能夜晚时光飞逝
我们飞一般地相见
幽暗的眼睛哭述着你的不幸
我的手指为此颤栗不止
让我只记住你的秀发而忘记
你的不幸遭遇吧

在不可能夜晚时光飞逝
我们飞一般地相爱
一瞬间爱超过遗忘也超越
那些颤动的嘴唇和我
优柔寡断的离别
让我只记得你我的结局
而忘了我对你的深爱吧

在不可能夜晚
我们飞一般地分别
如果诗歌不能取代爱
请张开你的双眼
仔细地看：我如何飞一般地
拥抱你 紧紧地 然后
飞一般地离开

最小的世界

我的心始终那么狭小
旷野中遍地的野菊
竞相怒放
山谷向天空伸出双掌
翠褐色的树木犹如汹涌的海洋

在这巨大的海洋上
我的心始终那么狭小

四月的诗

没有谎言
撒谎的人已经站在灯光后面
走过布满鲜花的椅子
走过死亡的镜子铺就的路面
苍白的紧张的心情
使他颤动的手不断地
高高举起，象握着一面粉红色的
充满铜臭和情欲的旗帜

没有谎言
他再也说不出来
生活已经结束，已经麻木
并且正在将臃肿的身躯
挪向窗外
贪婪地呼吸着最后一丝
清新的树木清香
这是明天将要来临前的
最伤感的画面
一个脸色憔悴的中年男子
从花园尽头走入熙熙攘攘的人流

罪

在所有罪恶的脸孔中
没有一双黑色的眼睛流下眼泪
没有忏悔的嘴唇
肮脏的食物和鲜艳的血

我可怜你们
因为没有明天而出卖今天
因为没有微笑而仇视幸福
或者因为没有现在
所以出卖了未来

变卖你们所有的罪恶吧
卖掉一切令人毛骨悚然的嘴脸
但是我可怜你们——
只是为了活着而变卖了
你们短暂的生命
竟有这么多人，为了活着而慢慢死去

弧

最美妙的弧形正在展开
最灿烂的，和最优雅的诗歌
正在胸中展开，张开到了极限

这些诗，连同命运的灰褐色的手臂
一齐破碎，混和着烟草的气息
溶于纸，以及疯狂的吻

最赤裸的肉体拥抱着最赤裸的肉体
这是多么美妙的弧度
正在展开时的阴影
遮住了我的脸
还有我的爱情——

短情诗

我正在你的胸口散步
没有一棵树
也没有黑夜,没花,也没水
只有阳光
炽热的太阳在我的头顶照射着
你的胸口
紧紧依偎着沉醉的心

在生活之外

在简单的生活之外
在变化的世界之外
在生与死的纠缠之外
在鲜血和沉默之外

在现实之外
在梦和享乐之外
在娼妓的微笑之外
在社会主义之外

在忧伤的歌声之外
在歇斯底里的生活之外
在真理之外
在残忍的手指之外

在距离之外
在失望与绝望之外
在序曲与回忆之外
在狂热的风沙之外
在我的渴求之外
在光明之外

一定还有一个人
或者,还有另外一种痛苦
另外一首诗

时代颂

这个时代留下的善良和真实的
美,如同这个时代
留下的悔恨一样多

我们穿过树林
张开绿色的呼吸
连同清洁的双脚一齐感受着
这个时代留下的轻薄的大地

我们放弃回忆
放弃一切故有的思想
仅凭一把伞,一块石头
一片树叶或者一粒小麦
领悟并且感激着
这个垂死的时代

靠近

太近了,我不能和你
靠得这么近
这让我发疯
让我嗅着你脸上的香味
让我混乱的心愈加急迫
让我紧张地握紧拳头

我不能与您靠得

那么近,就象与
诗歌或者现实一样近
我不能与黑暗或者残暴
靠得如此之近
就象不能与善良
以及回忆 靠得那么近

太近了
我透过昏黄的光线
已经看到丑陋和痛苦
在你脸上缓慢地爬行

别歌

你的秀发
忧郁地缩成一团
如此胆怯、害羞
说不出再见,也不敢
吻我的手掌
你不再幽默地微笑了吗?
不再跳着轻松的舞步
在我胸前起舞了吗?
雪白的季节已经到来
温柔的眼睛悄悄关闭
终于
你从秀发中抬起头来
你对我说
再见——

思念

在寒冷的空气中我思念着你
犹如冰冷的泉水在石头上不断呢喃
尽管你听不懂我的歌吟
但旋律却吹进你的眼眸
使你看见太阳 正懒洋洋地把鲜花照耀

那些花朵都垂下头来
倾听你脚步的低沉回响
你远去的影子正在地面上
留下深深叹息 就象寒冷的空气
在竹梢上来回摇晃喘息

让我继续坐在竹丛下
听着过去的情话
只不过是空虚的石头罢了
冷漠的清泉在它身上不停冲刷

自由

在世界的最冷一夜
我们成为人类
成为树上争取呼吸自由的鸟类
成为英雄或者歌手

在这冷静的秋夜
我走过假想中的灌木丛
看到过去,幻想着变化
多端的过去

在苍茫和寂寞之中
改变一切正在改变的

人生,或者这一个
最冷的夜

世界融为一体
而我,依然独自一人

平等式

存在等于死亡
死亡不等于存在

歌声等于人生
人生不等于歌声

自由等于命运
命运不等于自由

悲痛等于狂欢
狂欢不等于悲痛

最清醒的人等于
最迷茫的羔羊

有一天

有一天我看着这些照片
看着文字和你的脸
你的清秀的双眼
我不知道今天你是否想得起
你那双充满神秘欢欣的
眼睛——那过去的美好时光

有一天晚上我静悄悄地
走到你的身旁
草叶散发着夏夜的特殊芳香
隐约间我听到那动人的
歌声 和你急促的呼吸
我却听不到喧闹的生活留下的鼓乐
让我忘了这一切吧

那过去的美好时光
假如我的幻梦惊醒了你
请不要责怨我
把你美丽的眼睛埋藏在
你的秀发后面吧
面对我的只是你的激动人心的呼吸

熟悉

我曾经熟悉过你的脸
熟悉轻风送来的气息
混杂着过去的惆怅
和现在你眼里的泪滴

我曾经熟悉我们的笑声
几乎分辨不出哪些是你的欢乐
哪些是我的
即使是在最忧伤的时刻
我也同样无法分辨
哪些是你的痛苦
哪些是我的

犹如微风吹进我的脑海中，
在城市低沉的阴云下
那些熟悉的空空荡荡的回忆

也随着春天的来临而吹拂着我的眼睛
那些纱窗、槐树和歌舞升平的音乐
现在神情变得多么倦怠

它们在细雨淋落的瞬间
才将全身的芬芳吹入我的眼里
它们和我的回忆住在一起
在我熟悉的地方高声叫喊
我无法分辨
哪些是你头发的香味
哪些是春天特有的气息

我曾经熟悉过你
我曾经熟悉过河流、人群
争吵和不公，我曾经
满怀怨言，仇视每一个弱小的灵魂
我甚至熟悉过所有的美梦

哦，多么戏剧化的场面
我亲吻着曾经熟悉的嘴唇
放开了你的手
我太了解过去的生活了
因此不会站在你面前呼唤
悲剧的降临

或者，喜悦的脚步
已经追上我光明的影子
我不是高兴，只是麻木
那曾是我毫不熟悉的麻木
如同毫不熟悉的爱情

今天

今天，一首爱和愁的曲子
深入我心中的宿营地
在那儿点着了篝火
身披白纱的女人
圣洁的皮肤在暗黑里
闪着白色肉体的光芒
那儿勾勒着肌肉和
雪一般的轮廓
那儿是你丰润的体态
伸张着正义
而私生的聪明孩子
擦着冻红的双手
把手挨近火堆，从中吸取热量
他衣衫破碎，恐怖的
夜色，温柔地照顾着他
抚摸他蓬乱肮脏的头发

今天你离开我的心
心房里充满痛苦的汁液
跟随血液来到骨骼深处
建设或毁坏我的髓体
而毫无声息
没有声音的痛苦更甚于
没有痛苦的声音
使我染上毒症
你的声音，我们共同的孩子
一左一右，来到我骨骼的最深处
玫瑰和寒风一起来吧
今天虽然不得不与尸体为伴
但是请来到我的身边
和我在一起而不要离开我呼吸的地方
焚毁，焚毁，请烧掉

令人厌恶的鬼怪
焚毁那个驱赶不走的回忆之魔

今天我要撕碎自己
疑惑和暴躁的火需要冰冷之水
从头浇到底
直到我的鞋子里结上冰
我踩着你了,我让你疼了?
我是否一直踩着你的梦了?
哦,你快来到篝火旁
我将熟睡,
为了帮我把蛇赶走
把灰色的啄木鸟和猫头鹰赶走
为了听不到真理的惨叫
为了地狱或者玫瑰的殿堂
为了安息我的灵魂
哦,春天,春天
请来到火焰中间
请用你热烘烘的掌心
用你洁白的女人之躯
卧倒在我的身边
宏大精深的语言,阴森的笑容
请佑护我
我只是听到了那一连串的
悄悄撕裂我的琴声的
向上的猛烈的风

今天我要住在这儿
虚弱的身体簌簌发抖
因为冰寒彻骨而住在
你的心目之中,住在
你柔和的眼睛里
给我一张毯子,一件御寒的睡衣
如同尸布

今天我听到的不是我活着的见证
今天我会睡在你的胸前
永远被你的乳房所接纳
愤怒和悲痛是我的弓与箭
现在我把他们放在你的臂弯里
我就这样，听着一首爱和愁的歌
睡在赤裸上身的女人怀里
渐渐冻僵

今天我就这样被连根拔除
被毁尸灭迹
清晨稚嫩的菊花会窃窃私语
争论着生活的真谛

安眠曲

让我睡在那些花朵之上
静静地仰望着蓝天
有一在你会来到我的身边
尽管人生已经走到尽头

在那一在的黄昏
树木在山峰上堆成一幅图形
向我张开黑色的翅膀
而我的幽暗灵魂
也将飞起来，飞到那些光明的蜗居之地

让我睡着
或者陷入无尽的幻想
我总是患得患失
哪怕已经握住你的双手
握住你的手而生命
已经走到尽

真理

经常可以看见那些
肉眼难以识别的阴影
涂抹在楼房的檐角
阳光洒落在我的脚下
我的面前因为太多的光明
而显得苍白,没有血色
没有你轻易能够哼唱的
天使之歌

经常可以看见这些
已经腐烂的花朵仍然
阻碍着鲜花的怒放
也许是因为我太急躁
也许因为鲜花过于弱小的枝杆
垂下颈项,面对着贫瘠的大地
而一语不发

经常可以看见死亡在敲着
我和你的门
你的门已经打开
你痛楚的睫毛在微微眨动
我清楚地看见你是如何
被自己的双手扼杀在沉默的月下
死于纯洁的月光之下

而不是象我这样
面对所有的阳光不知所措
面对光明,面对崇高的生活
而难以维生
所以我还在喘息
你的眼睛已经布满怜悯的泪滴

让我经常看见你的目光
透过春天的草叶,透过高大的
充满芳香的木兰,透过雪白的
天空,让我常常怀念
和这目光极其相似的
真理

疑问

为什么要称你拥有
美丽的风采——是因为
风给梦带来了色彩?

为什么要让时光倒流
——因为倒流的时间能阻止你
在我唇上留下芳吻?

为什么在树上刻下痕迹
写下爱的姓氏——仅仅因为
树在生长而爱在消退?

为什么你的头发在奔跑时
飞扬起来,成为回忆的背景
——因为回忆一直在空中飞翔?

为什么我向天空仰望着
却看不见风筝飘舞
——只因为你已离去
你已飞离我的这个低矮的
灰褐色的世界?

童话

我在树旁看到天真的诗人
坐在树旁的茅草堆上
周围有许多雏菊和竹筠花
还有一个绿色的池塘
诗人靠在树干上,悄悄闭上双眼
他在享受这午后的清新阳光

我看到天真的诗人
和我自己,诗人在池塘边吟唱
天真的童谣,而我从池塘里面
探出头来好奇地张望
我看见一上年轻的男人
正在闭着双眼,享受爱情带来的
无穷遐想

过了一会儿
一阵微风吹拂过来
池塘上的荷花忍不住
叹息着颤抖起来
那是多么美好的夏日午后啊
阳光温柔地在我手心上流淌

希望

不可能再有歌德
或者忧伤的纪伯伦
——他的影子被埋在沙里
蜘蛛和蝇蚁缓慢地
爬行在干涸已久的河床中
他们的生命,早已干枯
干枯吧,我的人类

不可能再有第二个我
或者激情的门德尔松,或者是最初的我
总之我们坐在酒吧的紫红色的窗前
看着无表情的人和无表情的
爱,以及那只脆弱的酒杯
在窗前缓缓移动

突然它们抓住了一线生机
它们紧紧地抓住那些干涸的生命
抓住诗歌和柔软的雨水
抓住一切可能长大的向日葵
总之,它们捕获了一切希望

而我们坐在紫色的窗下
痛饮美酒,并且愁眉不展地想象着
那个长着洁白翅膀的
瘦小的神灵
十年前,他曾许诺过
给我们永恒的希望

第二枚金币

白衣的少女来到清泉旁
吟唱她的情诗
空虚的语调中充满空虚

我用金币投入到那泓
墨绿色的池水中
金币在歌唱着,虽然
只不过是些虚弱的响声

白衣的少女接着歌唱
她似永远也停不下来